

罗马选举舞弊立法研究

徐国栋

〔摘要〕罗马从共和时期到帝政初期,罗马共颁布了 15 部法律打击选举舞弊行为。选举舞弊不同于选举贿赂,前者包括但不限于后者。罗马人的选举理想是候选人仅靠自己的美德、不假任何外力胜选,所以,运用任何外力助选的行为都构成选举舞弊。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罗马的众多的反选举舞弊法的存在可证明罗马是一个民主国家。现代选举法尽管与其罗马的对应物有种种不同,但两者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由此可以说罗马民主是现代西方民主的源头。

〔关键词〕选举舞弊 民主 失能刑 贿赂 秘密投票 选举保证金

一、选举舞弊与罗马的选举

选举舞弊罪的拉丁文形式是 *Ambitus*。费斯都斯(*Sextius Pompeius Festus*, 2 世纪后半叶的罗马语法学家)说,该词本来指建筑物四周的两尺^①半空地。^② 此等空地有便于通行、通风、过水、防止火灾蔓延的功能,而且具有保证家内灶火的神圣性的目的,在祭奠家神时,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可以保证礼拜仪式不受外来污染的风险。^③ 但费斯都斯又说该词

① 每古罗马尺约合 3/10 公尺。

② Cfr. *Sexti Pompei Festi, De Verborum Significatu Qu. E Supersunt cum Pauli Epitome*, Pars I, Budapestini, 1889, p.5.

③ Véase Alvaro D' Ors, *Derecho privado romano*,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 Pamplona, 1986, pag. 180. Cfr. Laura Solidoro Maruotti, *La tutela dell' ambiente nella sua evoluzione storica. L' esperienza del mondo antico*, Torino, 2009, p. 82.

也被用来指称因为贪欲或对荣誉的热爱进行的犯罪。^①从词源来看,Ambitus 来自动词 ambire,其意思是“包围”、“游说”、“请求支援”、“请教”。^②这样,从“游说”的义项出发,Ambitus 一词获得了它的第二个法律含义“选举舞弊”。^③

或问,Ambitus 是否贿选?确实,肖俊的《西塞罗时期选举贿赂罪的立法与审判——以〈为穆列那辩护〉为中心的分析》一文把 Ambitus 翻译为“选举贿赂罪”。^④此外,薛军在其翻译的《罗马刑事法》中也把 Ambitus 翻译为贿选,因而产生了《关于贿选的尤里亚法》的译名。^⑤谢大任主编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也把行贿作为 Ambitus 的一个义项。^⑥所谓贿选,就是拿钱买票,这当然是 Ambitus 一词意指的行为之一,但它还意指许多其他影响选举公正的行为,例如雇人跟随候选人、以壮声色的行为。此等行为可以给候选人带来利益,却不会给投票人带来物质利益,所以不能为贿选一词涵盖。

选举舞弊罪的存在前提是选举的存在,选举的存在前提是民主的存在。在古典时代,只有雅典和罗马把人民看作公共权力的来源,实行民主政治,官员由民选产生。所以,共和罗马是一个民主国家,因而也是一个选举国度,所有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

首先让我们看哪些官员由选举产生。罗马的常设官僚都是选举产生。他们是执政官(2人)、裁判官(2人,后增加到6人)、营造官(2人,后增加到4人)、财务官(2人,后增加到8人)、监察官(2人)、保民官(2人,后增加到10人),另外有低级官吏26人,他们是刑事兼巡夜三吏、

① Cfr. Sexti Pompei Festi, *De Verborum Significatu Qu. E Supersunt cum Pauli Epitome*, Pars I, Budapestini, 1889, p. 5.

②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页。

③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页。

④ 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7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及以次。

⑤ 参见《学说汇纂》第48卷(罗马刑事法),薛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⑥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页。

康潘尼亚 4 法官、十人争讼审理团、铸币三吏、罗马城环卫四吏、罗马城外环卫二吏等。^① 另外,祭司、军团中的大队长、陪审员,都是选举产生。

其次让我们看上述官员由哪些市民大会选举。可以选举上述官员的市民大会有三个,即百人团大会、部落大会和平民大会。

百人团大会要选的长官,首先是执政官,然后是裁判官(公元前 367—公元前 242 年,2 人;公元前 230 年,4 人;公元前 198 年,6 人;苏拉时期,8 人;公元前 46 年,10 人;公元前 45 年,14 人;公元前 44 年,16 人;公元前 27 年,8 人;公元前 23 年,10 人)。最后有监察官,每 5 年选举两人。

在公元前 153 年之前,执政官和裁判官的选举在大约 1 月进行,他们从 3 月 15 日开始任职,因为 3 月 1 日是军事年和行省年度的开始。^② 执政官和裁判官拥有兵权(谕令权),被认为是武官。文官的任职年度是 1 月 1 日,^③部落大会选举的所有没有兵权的长官都属于文官。在苏拉的改革后,此等选举改在 7 月 15 日进行。^④ 这样,对于执政官和裁判官,有 6 个月的待任期间,对于财务官和保民官有 4 个月的待任期间。^⑤ 这个长的待任期间足以让人从容不迫地调查当选者的选举舞弊行为,以前的体制给的时间不够。^⑥ 但出于一定的需要,此等高级长官的选举

① 罗马的常设职官人数根据陈可风先生的论述计算出。参见陈可风:《罗马共和宪政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6 页及以次。

② See H. J. Greenidge, *Roman Public Life*,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901, p. 322.

③ See H. J. Greenidge, *Roman Public Life*,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901, p. 322.

④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38.

⑤ See H. J. Greenidge, *Roman Public Life*,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901, p. 189.

⑥ See Pal Sary, "The Criminal Reform of Sulla", In *Sectio Juidica et Politica*, Miskolc, Tomus XXII. (2004), p. 128.

可以推迟到10月、11月,甚至次年的1月。^①

部落大会要选举的长官,首先是贵族营造官(2人或6人)、财务官(先后有4、8、20、40人),另外选举头4个军团的24名大队长(公元前172年的《李其纽斯和卡斯修法》改为由执政官和裁判官任命)、铸币三吏、死刑三吏、土地委员会的成员。^②还要选举陪审员。^③并选举所有主要的祭司(大祭司、占卜官等)。

平民大会要选举的长官有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前者有10人,在7月选举。^④后者有2人。

在三个市民大会中,进行选举的程序差不多,首先是主持大会的长官在商议大会上介绍候选人。^⑤然后候选人可以自我介绍或在投票前退选。^⑥候选人的自我介绍影响主持者以及与会者对他是否适格的判断。^⑦在投票日前,候选人的名字要被张贴公告25天或27天。^⑧尔后就是在正式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程序。

投票分为投个人票和投单位票两个流程。

就百人团大会而言,个人票按百人团计,不按个人票的总数计。以

①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38.

②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35.

③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 69.

④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38.

⑤ See James Tan, "Contiones in the Age of Cicero", In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27, No. 1 (2008), pp. 189ss.

⑥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40.

⑦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41.

⑧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41.

名人组成问票人(Rogator)小组,挨个问市民他们赞成的候选人的名字,赞成或反对的结果由问票人用小圆点或事前准备的小书板记下来。这样,市民的投票无秘密可言。这样的口头投票持续到公元前139年,其时,保民官通过《关于投票的伽比纽斯法》(*Lex Gabinia tabellaria*)违背元老院的意志采用了秘密投票制。此时,投票的工具是一个封蜡的小书板。投票者在其上写上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的名字。这样,投票人投了什么票,其恩主不知道。^①投票者要走过一道桥才能到票箱。设立桥的目的是让投票人在大家的视线内。^②

各个选举单位被圈围的绳子隔开。每个选举单位等待被叫去依次投票。^③

单位票是在监票员统计票数,得出各单位的多数票后,将结果通报给会议主席指定的宣读人,由他宣告总结果。当然,主席也可拒绝宣告或将有疑问的票再投一次。^④

就部落大会而言,也两次投票,分别代表个人和代表单位。^⑤

相较于百人团大会投票程序的特点是投票前有抽签程序确定哪些部落先投票,因为18票为多数票,18个部落投出结果后,其他部落就不用投了。先投票的部落是敌是友,对于事主非常重要,故为了保证公平,设立了抽签程序。签的总数不超过35个,每个签上写着每个部落的略缩名称,所有的木质签被放入一个大水罐,每个签的重量相等,根

①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 34.

②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 39.

③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 39.

④ 参见陈可风:《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⑤ 参见陈可风:《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据签浮上来的先后定投票部落的先后。^①

平民大会的投票程序与部落大会的投票程序同。

罗马市民为了参加这些选举会(外加立法会),每年要被召集至少20次,花40天或60天的时间。^②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没有公益精神的人民是不会接受这个负担的。

二、罗马选举舞弊立法史

罗马人的选举理想是候选人仅靠自己的美德胜选,^③依靠任何美德以外的因素胜选的,都被视为不可接受,并把它们定为选举舞弊。故罗马人先后至少颁布了15部法律打击选举舞弊罪。以下按它们颁布的年代顺序介绍它们。

(一)《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披那流斯、富流斯和波斯图缪斯法》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Pinaria et Furia et Postumia de ambitu*, 颁布于公元前432年,由军事保民官披那流斯、富流斯和波斯图缪斯提议,它禁止候选人在自己穿的长袍以白素擦白以宣示自己的候选人身份。立法意图在于抑制贵族在选举中的优势。^④因为在设立军事保民官制度后,尽管法律规定平民和贵族都可担任此职,但长期以来无平民当选,平民不忿,遂制定此法来平衡两个阶级的力量。罗马人的长袍(Toga)为灰白色的,也即羊毛的自然的颜色。候选人用白堊把自己的长袍擦成纯白,以表征自己的纯洁和诚实。普通百姓只穿短袖长衣

①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p. 71 ss.

② See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37.

③ 参见肖俊:《西塞罗时期选举贿赂罪的立法与审判——以〈为穆列那辩护〉为中心的 analysis》,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7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④ See Livy, *The History of Rome*, II, Books III, and V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 O. Fos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2, p. 339.

(Tunica),所以他们被称为 *Tunicatus Populus* (普通百姓)。^① 富有的罗马人才穿长袍出门,相当于现代的富人穿西装打领带出门,所以,尽管名义上所有的罗马市民都可以穿长袍——外国人、奴隶和解放自由人不可以穿——长袍实际上仍是上层阶级的衣饰。而且,罗马人的长袍摊开来的直径有 5.5 米长^②,比一个双人床的床单还要大,把它完全擦白需要的白垩很多,而且非要有奴隶帮忙才有可行性。所以,能穿罗马式长袍,并且能穿擦白了的此等长袍,是身份和财富的表征,平民可能多数无力制备此等涂白长袍,遂对有此等能力的贵族嫉妒之,禁止他们穿此等长袍竞选公职。这样,两个阶级的候选人就扯平了。但如同李维说的,这个法律有点孩子气,不值得认真考虑。^③ 所以尽管被强行通过,但不久便被废弛,所以,罗马公职的候选人一直穿白色长袍参选,这导致现代西语中的候选人(Candidate)一词都是“穿白者”的意思。

(二)《关于选举舞弊罪的佩特流斯法》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Poetelia de ambitu*,制定于公元前 358 年,由保民官佩特流斯(C. Poetelius)提起,它禁止在集市日和公众活动地点——如市场、集议场、战神广场以及公共表演场所——拉票,以阻止新人(平民中的富有者)染指贵族盘踞的执政官职位。这个法律有利于贵族,因为他们不需要宣传就已众所周知。该法未规定制裁,可能是一个不完全法。^④ 富有意味的是,佩特流斯是平民保民官,他应代表平民的利益,但他却提出了不利于平民的法律,这种反常现象可以从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得到解释,也可以从他被贵族胁迫得到解释,但保民官提

①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553 页。

② 参见[意]阿尔贝托·安杰拉:《原来古罗马人这样过日子!》,廖素珊译,商周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 页。

③ See Livy, *The History of Rome*, II, Books III, and V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 O. Fos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2, p. 339.

④ See Piotr Kolodko, “Lex Poetelia de Ambitu of 358 B. C. As an Example of Legisl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Elections”, In *Studies In Logic, Grammar and Rhetoric*, 24 (37) 2011, p. 12.

出的法律只能在平民会议上通过,并且在公元前 287 年的《关于平民会决议的沃尔滕修斯法》(*Lex Hortensia de plebiscitis*)之前,只约束平民。《关于选举舞弊罪的佩特流斯法》获得了平民会议的通过并只约束平民,这就不是全体平民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或都被贵族胁迫可以解释的了。但可以从平民内部的阶层分化得到解释。佩特流斯代表了平民上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像贵族一样不需要竞选,仅靠自己的门第就可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不喜欢平民中的普罗大众冒出来与自己争夺公职,遂制定这个法律进行限制。大部分平民也认为此法有理,遂通过之。这个法律的出台经过还告诉我们,竞选运动似乎是平民发明的,它是以个人的自我表现抵销权贵阶级的家族传统政治优势的手段。

(三)《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法律》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314 年,是独裁官 C. Maenius 提议通过的一个元老院决议。它宣布为竞选官职举行的聚会(*Coitio*)为非法。^① C. Maenius 平民出身,担任过公元前 338 年的执政官。公元前 320 年,C. Maenius 被任命为独裁官调查许多罗马贵族与加普亚领导人的阴谋,而加普亚人在次年反叛。公元前 314 年,C. Maenius 第二次被任命为独裁官处理他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要处理的同样事情。涉事的罗马贵族 Calavius Ovium 和 Novium 以自杀逃脱审判。C. Maenius 对阴谋者进行了调查,尤其调查他们的聚会,规定为竞选官职举行的聚会违反国家利益。^② 显然,C. Maenius 处理的是一个一些罗马贵族里通外国案,他们挟“洋人”以自重,在私下的聚会中就决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以确保无论谁当选,都代表他们这个小集团的利益。而贵族家庭的影响力让他们有可能达成此等目的。如此,选举制度将形同虚设,国家官职对于平民将成为镜月水花,于是,C. Maenius 颁布这一法律杜绝此等可能。目的还是在于维持选举结果的自然形成

① 参见[古罗马]李维著、[意]斯奇巴尼选编:《自建城以来》(第1卷至第10卷选段),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② 参见[古罗马]李维著、[意]斯奇巴尼选编:《自建城以来》(第1卷至第10卷选段),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性,避免人为操弄。而且也在于维持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担任公职机会的平等。由于拉丁词 *Coitio* 也有“同盟”、“党派”的意思^①,许多英语作者把该法的禁止对象解读为禁止贵族家庭为了选举目的结盟(*coalition*)。^② 这样的解读不见得完全符合李维记载 *C. Maenius* 的第二次独裁官经历的上下文,但也大致差不离。如此,本法是罗马选举法史上第一个禁绝以结盟作为选举的基础的法律。

(四)《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法律》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184 年。其内容被普劳图斯(公元前 254 年—公元前 184 年)的神话剧《安菲特律昂》(*Amphitryon*)^③转述,大意为:有些演员得到的掌声是买来的,有些长官的职位是选举舞弊得来的,而他们应该是靠美德取得此等职位的。^④ 一些研究者认为,普劳图斯的这一文本揭示了一个在他的时代颁布的反选举舞弊法。^⑤ 由于普劳图斯把演员花钱买人鼓掌与选举舞弊类比,该法可能禁止了花钱买捧场者的行为。这就涉及罗马人的竞选方略了。候选人(*Petitor*) 在集议场或战神广场出现的时候都被其朋友们陪同,并被贫穷的市民们追随,候选人对他们表现善意或帮助。^⑥ 集议场和战神广场是游手好闲者的主要聚会地,也是罗马城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以及非法交易的中心。^⑦ 按罗马的习俗,候选人要在每天的一个或

①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05 页。

② See Tim W. Watson, *The Rhetoric of Corruption In Late Antiquity*,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10, p. 22.

③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的名字。

④ See George E. Duckworth (edited by), *The Complete Roman Drama*,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42, pp. 9ss.

⑤ See Myles McDonnell, “Ambitus and Plautus’ *Amphitruo* 65 – 81”,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07, No. 4.

⑥ See George Long, Ambitus, In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 77.

⑦ 参见[英]纳撒尼尔·哈里斯:《古罗马社会生活》,卢佩媛译,希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 页。

几个固定时段出现在集议场上,让自己的行为规律化。这样,其“粉丝”可以轻松地在集议场找到他。^①当然,这样的陪同者和追随者可能是自愿免费行事的——例如候选人的门客,但也不排除雇来的可能。这样获得的一支庞大的陪伴者队伍给人以强烈印象并给候选人带来威望。^②西塞罗把候选人的从人分为3种。第一是致敬者(*Salutatores*),他们仅在早晨等候于候选人的家门外给他打招呼;第二是送行者(*Deductores*),他们只陪送候选人去集议场和战神广场;第三是追随者,他们在竞选中全陪候选人。^③但维科认为,这三种人可能不过一种人。他说:从门客过渡而来的平民遵循一种习俗:他们穿起宽袍早晨去见大元老们,向他们欢呼,然后跟随他们走到罗马集议场,到晚间跟他们一起回家,元老们请他们吃晚餐。^④根据此语,平民早上是致敬者,过了早上就是送行者,由于他们到晚餐前才“下班”,他们也是追随者。由于被追随的人要负责他们的晚餐,说此等人的服务不是买来的,估计没有人相信。所以,公元前182年的《关于晚餐的奥克尤斯法》(*Lex Orchia de cenis*)限制晚宴的参与人规模。^⑤这实际上是进一步限制候选人的追随者的数目。当然,除了维科所说的平民外,这样的追随者可能还有其他来源。例如,在共和时期,罗马的律师不能取酬,被这样的律师服务过的或被救过命的人可能成为此等律师的追随者。罗马政治家军人出身,在从军时可能救过战友命,被救的人在恩人竞选时不当追随者就不好意思了。这些追随者平时只起站班造势的作用,但如果不同的候选

① 参见刘小青:《罗马共和晚期的执政官选举:以公元前64年为例》,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

② See A. Yakobson, *Elections and Electioneering in Rom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p. 73.

③ See Quintus Tullius Cicero, *On Running for the Consulship*, Translated by Evelyn Shuckburg, On [http://en.wikisource.org/wiki/ On_running_for_the_Consulship](http://en.wikisource.org/wiki/On_running_for_the_Consulship), 2014年8月2日访问。

④ 参见[意]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

⑤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 421.

人之间发生殴斗,他们就变成了战斗员,造成小规模的内战。这或许是法律对他们进行限制的重要理由。

(五)《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和贝比尤斯法》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Cornelia Baebia de ambitu*, 于公元前 181 年颁布,由该年的执政官切德古斯(Publius Cornelius Cethegus)和塔姆菲鲁斯(Marcus Baebius Tamphilus)提起,规定犯选举舞弊罪者 10 年内无候选人资格。该法认为的选举舞弊罪为何?没有资料保留下来,但剥夺 10 年的候选人资格的刑罚以前用于制裁以宴会和游戏博取选民者,故有人怀疑该法认定的选举舞弊行为也属此。^① 更有人认为该法说的选举舞弊指的就是贿赂。^② 但该法不罚收受贿金的选民,而只罚发放贿金的候选人。对于他们,本法第一次规定了能力刑,也就是剥夺舞弊者的被选举能力的刑罚,但此等剥夺能力只限于 10 年,属于有期失能。^③ 对于舞弊者比较宽容,10 年后他又可参选了。

(六)《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和富尔维尤斯法》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为 *Lex Cornelia Fulvia de ambitu*, 颁布于公元前 179 年,由是年的执政官格奈乌斯·科尔内流斯·多拉贝拉(Gnaeus Cornelius Dolabella)和马尔库斯·富尔维尤斯·诺比略尔(Marcus Fulvius Nobilior)提起,对选举舞弊罪规定了死刑。^④

该法的颁布背景是公元前 3 世纪末外来的节庆和节礼的引入罗马对于选举公正的不利影响。罗马人于公元前 220 年引进了平民节(Ludi Plebii)。于公元前 212 年引进了阿波罗节(Ludi Apollonares)。于公元

① Véase Rafael R. Chenoli, “Leges de ambitu liberae rei publicae”, In *Baetica. Estudios de arte, Geografía e Historia*, 3, 1980, pag. 136.

② Véase Sara Bialostosky, *Delitos Electorales: Ambitus, De Roma al Derecho Positivo Mexicano*, En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México*, No. 242, 2004, pag. 323.

③ 关于失权制度,参见徐国栋:《民法哲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2 页及以次。

④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 420.

前 204 年引进了神母节(Ludi meglenses)。于公元前 202 年引进了谷神节(Ludi Cerealia)。于公元前 173 年引进了花神节(Ludi Florenses)。^①大量节庆引进的结果是罗马有固定日期的节日每年达 120 天许等。^②这些外国节庆的引进改变了罗马社会及其选举制度,为“面包和马戏”提供了温床。

平民节在 11 月 4—17 日过,持续近半个月,由平民营造官主持,内容有戏剧表演和田径比赛,在弗拉米纽斯竞技场举行,庆祝的内容是平民的政治自由。11 月 13 日举行朱庇特宴会,朱庇特以雕像的形式上桌,祭司主持。11 月 14 日举行骑士游行。^③

阿波罗节为敬拜太阳神而设,在每年的 7 月 6—13 日庆祝,在大竞技场举行(Circus Maximus),由内事裁判官主持^④,内容有骑马比赛和舞台表演。^⑤

神母节在每年的 4 月 4—10 日庆祝,由贵族营造官主办,其间,许多人带礼物到卡皮托尔山上的神母像前呈献。富有的罗马人相互邀请与宴,尽显奢华。节间的表演完全是舞台性的,无竞技项目。奴隶不得出席表演,长官着官服出席。^⑥

谷神节在每年的 4 月 12—18 日庆祝,紧压着神母节。由平民营造官主持,在大竞技场进行,内容包括赛车比赛。公元前 175 年后,增加

①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p. 420ss.

② 参见[法]让-诺埃尔·罗伯特:《古罗马人的欢娱》,王长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 页。

③ See W. W. Fowler, *Roman Festivals and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Gorgias Press LLC, 2004, p. 252.

④ See Catharine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0.

⑤ See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 715.

⑥ See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 749.

了舞台表演。^①

花神节在每年的4月27日庆祝,由平民营造官主持,经费从超规定占有公地的罚款中开支。^②节间有戏剧表演和一定的竞技活动。妓女出席此节并裸体与假的角斗士相斗。^③

不难看出,上述节日的世俗内容不外乎“面包和马戏”。“面包”指节间的宴会,“马戏”指舞台和竞技表演。这两项以全体罗马市民为主体的活动需要巨大的开支。我们知道,共和罗马的长官无薪,而且要自掏腰包组织节庆活动,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当官,否则承受不起。我们看到,这些活动的组织者都是营造官,他们很有机会利用这些活动赢得人望,在将来的竞选中胜出。这里只说到了正常开销。如果在组织活动费用之外再给参加者礼物,那就是非正常开销了。公元前213年,阿非利加的征服者西庇阿在罗马节上引进了Congiarium,这个词的原意是一加仑^④,加仑的量词表征的,可以是酒,也可以是油,是成功人士在节庆期间送给穷人的礼物。后来这个词用来表示送给投票人的金钱了。^⑤最早采用Congiarium的可能是Quintus Coponius,他给每个投他票的人一双耳瓶葡萄酒作为礼物。^⑥此等礼物当然构成选举贿赂。罗马国家看到了这方面的弊端,立法限制之。公元前182年,元老院颁布决议限制节庆的预算。另外制定了本法规制这一方面。

① See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 268.

② 根据公元前367年的《李奇纽斯和绥克斯求斯法》,每人只能占有500尤格的公地,超过者处尤格20阿斯的罚金。参见汪洋:《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③ See Ephraim Chambers, *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I, 1740, p. 802.

④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1页。

⑤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 421.

⑥ Se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Vol. I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381.

(七)《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法》

该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Cornelia de ambitu*, 颁布于公元前 81 年, 由苏拉提起, 据以建立了惩治选举舞弊罪的常设刑事法庭, 并且针对被判刑人规定了罚金刑, 并禁止他们在 10 年内担任公职。^① 但该法的存在被一些学者否定^②, 因为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常设刑事法庭在公元前 116 年就有了^③, 很可能是公元前 122 年的《森普罗纽斯审判法》设立的, 因为在公元前 116 年就有了由常设刑事法庭审判选举舞弊罪的案例。^④ 也即盖尤斯·马流斯 (C. Marius, 通译为“马略”) 充当控告人的案件。公元前 119 年, 马流斯提议制定《关于投票程序的马流斯法》(*Lex Maria de Suffragiis Refendis*), 此法限制到投票箱的桥的尺寸, 目的是防止投票人在去投票箱的路上遭受关说。该法提到的桥, 是在百人团大会上, 投票者要走过以便到达票箱的那座旱桥, 其设立目的是让投票人在大家的视线内。^⑤ 此桥被做得很窄后, 只容一人通过, 意图的关说者无法与马上要投票的选民同时出现在桥上, 也就无法实施关说了。但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马流斯的此举针对的是审判投票而非选举投票^⑥, 所以说《马流斯法》第一次设立了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 显得牵强。但 Pal Sary 认为本法规定的 10 年失能刑与苏拉的《关于长

① 参见黄风:《罗马法词典》,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57 页及以次。

② Cfr. Lorenzo Fascione, *Crimen e quaestio ambitus nell'età repubblicana*, Giuffrè, Milano, 1984, p. 47ss.

③ See George Willis Botsford, *The Roman Assemblies: From their Origin to the End of Republic*, The Law Books Exchange, Ltd., 1909, p. 419, Note 8.

④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 423.

⑤ See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p. 39.

⑥ See *Plutarch's Livi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ohn Langhorne and William Langhorne, Volume III, London, 1808, p. 272.

官的科尔内流斯法》关于同一人担任同一职位必须间隔 10 年的规定一致。^① 故《关于长官的科尔内流斯法》能反证《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法》的存在。此说为通说,本文从之。由此可以说,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的设立实现了审理选举犯罪的制度化。

在罗马刑法史上有过的 11 个常设刑事法庭^②中,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很奇特,因为其他的法庭都是根据一个法律设立,也只适用这个法律,但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由于规定选举犯罪的法律多,可能要适用多个法律。而且,不同的选举犯罪立法对于常设刑事法庭的设计有所不同。例如,《庞培法》的法庭不同于《李奇纽斯法》的。

(八)《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奥勒流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Aurelia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70 年,由是年的执政官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提议。它禁止在选举中使用提名人。对犯有选举舞弊罪之人规定了 10 年无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惩罚。^③ 提名人(Nomenclator)是罗马人的选举制度中的一种角色。他们是奴隶,受训记住几千个名字、名字属主的家庭史、关于他们的重要事件、他们从事的职业、他们取得的成功、他们的喜好,等等。他们相当于现代城市的大黄页或人文百科全书。他们陪伴候选人,告诉候选人他遇到的人的名字及其背景,以便候选人同这些人打招呼并握手,如此显得亲切。^④ 但此等安排让提名人代劳建立候选人与其选民的密切关系,有违罗马选举制度的候选人不假外力自己赢选的理念。

提名人制度暗示共和罗马已形成某些选举产业,尽管不排除这样

① See Pal Sary, "The Criminal Reform of Sulla", In *Sectio Iuridica et Politica*, Miskolc, Tomus XXII. (2004), p. 128.

② 它们是搜刮钱财罪法庭、杀人和投毒罪法庭、杀亲罪法庭、伪造罪法庭、国事罪法庭、选举舞弊罪法庭、贪污罪法庭、暴力罪法庭、侮辱罪法庭、通奸罪法庭、妨碍生活资料供应罪法庭。

③ See Adolf Berger,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53, p. 548.

④ See George Long, "Ambitus", In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 77.

的专业选举人才是每个候选人自己培养的,但如此不经济。更有可能他们是由一定的学校培养的,在此等场所,使用统一的教材,教授统一的记忆术,毕业生被作为有技能的奴隶高价售卖。当然,编写和发售培养此等奴隶的教材本身也是一个产业。

(九)《关于选举舞弊罪的阿其流斯和卡尔布尔纽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Acilia Calpurnia de ambitu*, 制定于公元前 67 年, 由是年的执政官格拉布利欧 (Manius Acilius Glabrio) 和皮索 (Gaius Calpurnius Piso) 提起。该法禁止按部落分配节庆和戏剧表演中的座位, 禁止为公众提供宴会, 禁止雇人追随候选人, 在选举中贿赂之人除被课处罚金外, 将永远被排除在公职之外, 即终身禁止担任公职和元老职务。^① 并规定控告人可以 是任何市民, 控告成功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② 例如, 以前因选举舞弊被定罪的人如果控告他人选举舞弊罪成功, 他可豁免赦免, 恢复原来的身份。^③ 该法的禁令在了解了前文介绍的罗马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引进的节庆的庆祝方式即可理解。许多的节庆都在竞技场进行, 此等场所都像现代的体育馆一样有看台, 如果按部落分配座位, 十分方便候选人通过宣传或送礼的方式操纵选情。在上述节庆中, 一些也有宴会的内容, 例如平民节和圣母节。宴请选民自然是赢得选票的方式。禁止宴请, 实际上改变了一些节庆的运作方式。另外有《范纽斯禁止奢侈行为法》(*Lex Fannia sumptuaria*) 限制宴请, 该法颁布于公元前 161 年, 由执政官斯德拉波 (C. Fannius Strabo) 提起, 它规定, 国家重要市民, 凡按古代仪式在圣母节时相互宴请, 即众人之间轮流做东, 必须在裁判官面前庄严宣誓, 每一次的宴席, 除了蔬菜, 小麦和酒之外, 开销不得多于 120 阿斯; 不可饮用外国的酒, 只能用本国酒;

① See D. Montgomery, *Ambitus: Electoral Corruption and Aristocratic Competition in the Age of Cicero*, Thesis for master degree of McMaster University, 2005, p. 24.

② Véase Sara Bialostosky, *Delitos Electorales: Ambitus*, De Roma al Derecho Positivo Mexicano, En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México, No. 242, 2004, pag. 324.

③ See Michael C. Alexander, "Praemia in the Quaestiones of the Late Republic", In *Classical Philology*, 80, 1985, p. 28.

宴席上使用的银器重量不可超过 100 磅。

从罚则的角度来看,本法像《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和贝比尤斯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奥勒流斯法》一样,都采取失能刑,但加重了处罚,把有期失能改成了无期失能或终身失能。看来当时选举舞弊形势严重,不加大打击力度不行。如此,舞弊者一旦被逮,终身无缘官场。想舞弊的人可要好好掂量!但本法的力度又不如《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和富尔维尤斯法》,并不处犯罪人死刑。

(十)《关于限制追随者数目的法比尤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Fabia de numero sectatorum*, 约颁布于公元前 66 年,由保民官 M. 法比尤斯·阿德里亚努斯提议。该法限制候选人的追随者的数目。合法的追随者的数目不详。^① 可能的数目如何? 我们可以从克洛丢斯与米罗在阿比亚大道上相遇时所带的随从数目出发做一推测。克洛丢斯(Publius Clodius Pulcher)带有 30 名武装奴隶并携一骑士挚友;米罗(Titus Annius Milo)则携带包括著名角斗士毕里亚(Birrea)、艾乌达姆斯(Eudamus)在内的 300 余名侍从。^② 当然,这不是为选举场合携带的随从,但可以作为参考。不妨说,罗马政治人物出门,可能带从 3 个班到 3 个连的随从。如果考虑法国学者 Claude Nicolet 的“本法限制的追随者只涉及元老和骑士,不涉及普通人”^③ 的说法,上述 3 个班中只有一位有效,其他的都不在限制范围内,如此,可能的合法数目也许很小,例如 3 个或 5 个。不过,连元老和骑士都到了给其他元老和骑士做追随者的地步,表明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层化。事实上,罗马的候选人十分注重其追随者中有关键人物,如前执政官、

① See D. Montgomery, *Ambitus: Electoral Corruption and Aristocratic Competition in the Age of Cicero*, Thesis for master degree of McMaster University, 2005, p. 24.

② 参见尹春海:《从米罗案窥罗马共和末叶的刑事法性格》,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 7 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9 页及以次。

③ Vgl. Martin Jehne, *Demokratie in Rom?: Die Rolle der Volkes in der Politik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Seit. 66.

保民官,这些人会让人觉得候选人可以配得上他谋求的职位。^① 无论如何,对追随者的数目进行限制,客观上有排除恩主与门客之间的交换关系的作用。^②

值得注意的是,本法未规定对于候选人和追随者的制裁^③,因此属于不完全法。

显然,本法重触公元前 184 年的《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法律》已触及的候选人追随者问题(公元前 182 年的《关于晚餐的奥克尤斯法》以限制晚宴的参与人数目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表明两个前法的执行效果不佳,因为违反大众接受的行为准则的法律没有执行力^④,故在 120 余年后要就同样的事项再行立法。德国学者 Martin Jehne 也认为选举舞弊罪处在传统与社会秩序的夹缝中,只要有人愿意以追随的方式履行感恩义务,这个法律就执行不了。^⑤ 西塞罗也报告,平民反对本法,因为它剥夺了他们对一个政治家表达爱意的机会。^⑥

Martin Jehne 还认为,该法已放弃了对基于恩主 - 门客关系的追随者与受雇的追随者的区分^⑦,一体地限制候选人的追随者的数目。此语应有所指,我认为,《关于晚餐的奥克尤斯法》限制的是基于恩主——门

① 参见刘小青:《罗马共和晚期的执政官选举:以公元前 64 年为例》,2009 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35 页。

② Vgl. Martin Jehne, *Demokratie in Rom?: Die Rolle der Volkes in der Politik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Seit. 66.

③ Véase Santiago Castón, “Corrupción electoral en la República Romana; intereses del Populus y la Nobilitas en la lucha política”, *En Anuario da Faculdade de Dereito da Universidade da Coruna*, Vol. 16(2012), pag. 785.

④ See Erich S. Gruen,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217.

⑤ Vgl. Martin Jehne, *Demokratie in Rom?: Die Rolle der Volkes in der Politik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Seit. 65.

⑥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 427.

⑦ Vgl. Martin Jehne, *Demokratie in Rom?: Die Rolle der Volkes in der Politik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Seit. 66.

客关系的追随者的数目,因为只有门客恩主才有义务提供晚餐。Martin Jehne 的上述话暗示部分追随者是在竞选期间雇佣的,但 T. E. Kinsey 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该法涉及的追随者不是雇佣来的,因为《法比尤斯法》唯一的报道来源西塞罗的《为穆列那辩护》第 71 段的上下文就是谈门客对其恩主要尽的义务。^①

(十一)《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图流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Tullia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63 年,由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西塞罗 (M. Tullius Cicero) 在担任执政官时提议制定。它禁止候选人在参选前的两年内向公众提供角斗表演,根据遗嘱进行的除外。同时禁止设宴招待选民。并禁止雇人追随候选人或聚集在其身边。对违反者规定了 10 年期的流放刑。并规定,如果被告以生病为由要求推迟诉讼,后来发现是诈病,也要受惩罚。^②

该法的新意之一是限制以角斗表演争取选民。公元前 264 年罗马引进了角斗士制度,逐渐流行、规模渐大,地点从集议场换到了竞技场。很可能成为节庆时的表演内容,由此为选举服务。有钱的候选人斥巨资购买角斗士进行表演取悦选民,成为选举舞弊的方式之一,西塞罗遂提出法案限制之。其限制方式颇有意思:从选举日回溯,候选人两年内不得举办角斗表演。这样就扩大了本法的射程,阻止了温水煮青蛙式的选举舞弊。但此等规定可以权变:如果候选人的被继承人在遗嘱中要求他举办角斗表演作为祭礼,则允许之。因为按照罗马的习俗,为死者举办角斗表演是子女的义务。^③ 死去的角斗士被视为陪葬品,他们可

① See T. E. Kinsey, "Cicero, 'Pro Murena'", In *Revue Belga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Tomo 43, Fasc. 1, 1965, p. 58.

② 参见肖俊:《西塞罗时期选举贿赂罪的立法与审判——以〈为穆列那辩护〉为中心的分析》,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 7 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5 页及以次。

③ See William Smith,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John Murray, London, 1875, pp. 574ss.

以给阴间的人补充力量。^① 遗嘱中课加了举办角斗表演的负担后,更应履行之。当然,为死者举办的角斗表演规模不大,通常在墓地举行,要想以此取悦公众比较困难。这可能是允许存在这一权变的原因。

本法的新意之二是制定了禁止诈病拖延诉讼条款,此等拖延的目的是等待有利于被告的新法出现,由此被告可得到按新法处理自己的案件的机会。这一条款的存在证明选举舞弊立法更替的频繁,通常都是后法的罚则轻于前法的罚则。

本法关于禁止宴请的规定、禁止雇用追随者的规定、关于 10 年失能刑的规定,都属于老生常谈,此处不重复说明。

西塞罗提议制定本法后,未料是自己的朋友穆列那(Lucius Licinius Murena)第一个触发此法受审,自己不得不以执政官之身担任穆列那的辩护人并成功使其朋友脱罪。穆列那于公元前 63 年当选为公元前 62 年的执政官,塞尔维尤斯·苏尔毕求斯·路福斯控告他选举贿赂,主要理由之一是穆列那的大量平民追随者是花钱雇的,西塞罗的辩护理由是追随者并非雇来的,而是出于感谢来的。^② 总之,穆列那案件完整地走完了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的程序,为我们了解此等程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十二)《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奥菲丢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Aufidia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61 年,由保民官鲁尔科(M. Aufidius Lurco)提起,规定:如果参选人在选举中对一些部落承诺给予金钱,并且之后没有支付的,他不应受处罚;但如果他已经实际给予或分配了一定数额的金钱,应罚他在其有生之年每

① 参见[法]让-诺埃尔·罗伯特:《古罗马人的欢娱》,王长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 页。

② See A. Jakobson, *Elections and Electioneering in Rom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p. 76. 参见肖俊:《西塞罗时期选举贿赂罪的立法与审判——以〈为穆列那辩护〉为中心的分析》,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 7 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6 页及以次。

年向每个部落支付 3000 塞斯特斯。^①

本法区分选举舞弊的未遂和既遂。未遂的,是允诺选举贿赂但未兑现的候选人,他们免罚。既遂的,是允诺选举贿赂又兑现了的候选人,他们要受到恶作剧式的惩罚:不是把贿赂没收或禁止行贿,而是让候选人把允诺的贿赂继续给付下去,生命不息,给付不止。一个部落支付 3000 塞斯特斯,罗马有 35 个部落。假设候选人只贿赂占多数的 18 个部落,他一年就要支付 54000 塞斯特斯。假设他在参选后再活 30 年,他要支付 1620000 塞斯特斯,这对于任何罗马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经济负担。这样的强迫定期支付实际上成了罚款。各部落所得此等罚款应是作为公益基金使用,而不是发进各个部落成员的腰包。

构成既遂,贿赂金不仅要已实际支付,而且要被分配到部落成员的手中。承担此等分配工作的有专业人士,他们叫做分配者(*divisore*),但他们并非候选人通达选民的最后环节。在他们之前,先是有解释者(*interpretes*),他们负责在选民与候选人之间讨价还价,确定每票多少钱。使用这样的中介保证了交易的私密性,一旦出事,候选人可以不认账。然后有保管者(*Sequestres*),他们负责保管贿金直到交付于分配者。^② 他们常常是贿金的垫付者,他们预付的贿金等候选人当上官后捞到钱再返还,所以,必须有银行家的财力才能当保管者。^③ 无论如何,分配者、解释者和保管者共同构成一个为罗马选举服务的行业。

显然,这一法律只涉及部落大会中的选举,不涉及百人团大会中的选举。如前所述,部落大会只选举贵族营造官、财务官等不具有谕令权的职官以及其他小长官,所以,这是一部调整低级职官选举的法律。但贵族营造官负责组织神母节,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讨好选民。贵族

① See Adolf Berger,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53, p. 548.

② Cfr. F. Le Monnier, *Storia di Giulio Cesare*, Voume Primo, Firenze, 1865, p. 311.

③ 刘小青:《罗马共和晚期的执政官选举:以公元前 64 年为例》,华中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8 页。

营造官是低级长官的最高一级,根据罗马人的荣誉之路^①,再往上就是裁判官了,当上此官就是鲤鱼跃上了龙门,踏入了“高干”的行列。所以,贵族营造官基于自己在官场的特殊地位和掌握的资源,有选举舞弊的自然冲动。本法主要就是遏制此等冲动的。

(十三)《关于俱乐部的李其纽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Licinia de sodaliciis*,颁布于公元前 55 年。由是年的执政官克拉苏斯(M. Licinius Crassus)提起。西塞罗给该法的全称是《关于选举舞弊、俱乐部罪和贿赂中介罪的法律》,这个名称更明确了该法打击对象的综合性。首先打击的是对俱乐部制度的贿赂中介性运用。按罗马人的定义,俱乐部是人们在一起聚餐并讨论问题的组织。^②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俱乐部的活动包括物质(共餐)和精神(讨论什么东西有用)两个方面,后一方面具有政治性。在共和时期,不仅贵族的著名人物,而且平民的相应人物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把它们用于政治斗争。到了共和晚期,俱乐部被用于选举舞弊,此种俱乐部在内部分为若干个同部落者小组(*decuratio tribulium*),每组有专门的头领,各个头领又服从一个最高的头。此等头领与候选人缔结合同出售俱乐部成员的选票。价格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缔结某种有利于卖票者的条件。这样的俱乐部在罗马的选举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塞罗就是靠它们当上执政官的。^③ 这样的俱乐部成了选票买卖的基地。候选人贿选成功后,它又成了分配贿金的组织。相信贿金就是通过总头领——组长——卖票的个人的环节进行分派的。

除了打击贿赂中介性的俱乐部,本法还打击一般的政治暴力行为,因为上述贿选的层级组织在需要的情形,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政治打手组织。

本法规定的罚则是禁绝水火刑,即假死刑,受判者必须去国离乡,

① 荣誉之路即任职阶梯,按照此制,未当过下级职官的,不得担任上级职官。此等阶梯的最低档是财务官,然后向营造官、裁判官、执政官递升。

② Cfr. Theodor Mommsen, *De Collegiis et Sodaliciis Romanorum*, Kiliae, 1843, p. 2.

③ Cfr. F. Le Monnier, *Storia di Giulio Cesare*, Voume Primo, Firenze, 1865, p. 311.

受到流放,完全脱离罗马的政治生活。相较于前法规定的 10 年失能刑,本法加大了对选举舞弊者的打击力度,此等力度仅次于规定真死刑的《关于选举舞弊罪的科尔内流斯和富尔维尤斯法》。

本法还规定了执行本法的法庭的组织:控告人为被告提供 4 个部落作为陪审团的选择范围,被告可以排除其中一个,而不是个别地质疑选定的陪审员。^① 部落选定以后,裁判官从中挑选陪审员,他们是谁,并不在被告的控制范围内。如此,一些对被告有敌意的人也可能入选陪审团。

本法的颁布标志着共和罗马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此前的选举操作主要依靠恩主——门客关系,两者的联合是不平等者之间的纵向的联合。现在的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合以协议为基础,成员彼此宣誓以信相待,^②他们间的联合是横向的联合。^③

本法的适用也有一个以西塞罗为辩护人的案例,这就是普兰求斯选举舞弊案。关于营造官选举。这是由部落大会选举的职官,跟《李奇纽斯法》以打击部落大会卖票为调整对象吻合。

Gnaeus Plancius 曾在马其顿当财务官,在西塞罗因为卡提林纳案流亡^④时庇护过他。公元前 55 年,他当选为营造官,此次选举遂被宣告无效。在接下来的第二次选举中,普兰求斯与 A. Plotinus 再次获胜,落选的另一候选人拉特伦西斯(Marcus Iuventius Laterensis)根据本法控告他选举舞弊。西塞罗为普兰求斯辩护,成功地使其获得无罪判决。控方

① 肖俊:《西塞罗时期选举贿赂罪的立法与审判——以〈为穆列那辩护〉为中心的分析》,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 7 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2 页。

② Cfr. Roberto Fiori, “Sodales: ‘Gefoltschaften’ e diritto di associazione in Roma arcaica (VII – V. a. C.)”, In *Societas – Ius, Munuscula di Allievi a Feliciano Serrao*, Jovene, Napoli, 1999, p. 144.

③ Cfr. Raffaella Così, “Rapporti di Sodalitas e degenerazione politica a Roma”, In Marcella Chelotti, Mario Pani (a cura di), *Epigrafia e territorio, Politica e Società: Temi di Antiquità Romane*, Vol. V, Adriatica, 2001, p. 181.

④ 徐国栋:《罗马共和宪政的回光返照:西塞罗案件评析》,载《中外法学》2005 年第 1 期。

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普兰求斯与 Plotinus 结盟(Coition)选举;其二,普兰求斯曾在弗拉米纽斯竞技场囤积了大量金钱可能用于贿选。西塞罗的辩护非常简单:拉特伦西斯也曾谋求与普兰求斯结成竞选同盟,但被拒绝。至于在弗拉米纽斯竞技场囤积的金钱,其来源和用途都不见得与贿选有关。西塞罗的辩护侧重赞扬普兰求斯的人品。其辩护成功的重要原因是陪审团的多数成员是西塞罗的朋友和熟人,他们曾保证让西塞罗赢。^①

显然,拉特伦西斯的指控与《李奇纽斯法》的实体性规定关系不大,他之所以采用这个法律作为控告依据,看中的是本法的程序条款。他曾以为此等条款有利于他自己。^② 但没有想到西塞罗的朋友遍天下。此等条款可能对普兰求斯不利,但不见得也对西塞罗不利。无论如何,《李奇纽斯法》的内容与其适用案例南辕北辙是罗马司法制度的丑闻。

(十四)《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庞培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Pompeia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 52 年,由庞培(Cn. Pompeius Magnus)提起。它规定剥夺贿选得到的公职,并剥夺贿选者将来的任职资格,还永久流放他们。伴随没收并出售被判处者的财产。该法被赋予 20 年的溯及力。该法还改造了选举舞弊罪常设刑事法庭。要求事先宣布开庭日期以保证充分出席。豁免检举者自己曾犯下的选举舞弊罪行。诉讼时间被缩短到 5 天。头 3 天用来讯问证人。证人必须到庭陈述,不许书面证词。发言被限定时间,不许以长篇大论拖时间。第四天进行辩论,控方和辩方被赋予同样的时间。第五天,从庞培制备的陪审员名册中挑选陪审员。其中有 80 个陪审员,控方和辩方可拒绝其中的 30 人,最后构成 50 人的陪审团做出

^① See Tamás Nótári, “Election Bribery and Forensic Strategy in Cicero’s Planciana”, In *Fundamina*, Vol. 17 (1), 2011.

^② See Tamás Nótári, “Election Bribery and Forensic Strategy in Cicero’s Planciana”, In *Fundamina*, Vol. 17 (1), 2011.

裁决。^①

本法很快适用于 C. Memmius 于公元前 54 年支付 1000 万塞斯特斯给优先百人团以赢得执政官选举案。^② 我们知道,在百人团大会上,抽签定 35 个青年百人团优先投票。^③ 多数票为 97 票,把这 35 票搞定了,就掌握了基本盘,再拉上一些其他的票,就差不多胜选了。所以,Memmius 舍得花 1000 万塞斯特斯来收买优先百人团。这 1000 万塞斯特斯分到每个百人团有 28.5 万塞斯特斯许。每个百人团有 60—80 人,分到每个人,有 4762—3562 塞斯特斯之多。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是 15 塞斯特斯—莫迪^④,每个人得的贿金可购 317—243 莫迪小麦,可谓 Memmius 出手之大,贿金对选民的诱惑力之巨。Memmius 按本法受审后备定罪,他为了逃脱惩罚,利用本法规定的豁免检举者自己曾犯下的选举舞弊罪条款,控告庞培的岳父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Scipio 选举舞弊。庞培后来诱使 Memmius 放弃了控告,后者被流放到雅典。^⑤

本法具有三大创意:其一,以前的反选举舞弊立法从未规定剥夺贿选得到的职位、没收并出售被判处者的财产,这些本法都规定了。其二,本法规定了较长的溯及力期间。《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图流斯法》实际上规定了两年的溯及力期间,本法把这一期间延长了 10 倍,表达了立法者对公元前 72 年以来制定的反选举舞弊立法的不满,这些法律有《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奥勒流斯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阿其流斯和卡尔布尔纽斯法》《关于限制追随者数目的法比尤斯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图流斯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奥菲丢斯法》《关于俱乐部的李其纽斯

① See Tammo Wallinga, "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Vol. 41, 1994, pp. 431s.

② See Howard Troxler, *Electoral Abus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Theses for Master Degree of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2008, p. 48.

③ 陈可风:《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东北师范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93 页。

④ 1 莫迪等于 8.75 升。

⑤ See Gordon P. Kelly, *A History of Exile in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4.

法》,本法要求法院不适用它们而适用自己。其三,本法允许在选举舞弊诉讼中采用检举制度,并豁免检举者自己的罪行。他们往往是选举舞弊的参与者,所以本法力图引起舞弊者内部的分化。

(十五)《关于选举舞弊罪的优流斯法》

本法的拉丁文名称是 *Lex Iulia de ambitu*,颁布于公元前18年,由奥古斯都提议。分为3条:第1条规定:以贿赂方式竞选长官职位的人,在5年内禁止他担任此等公职;第2条规定:要求担任长官职位的人,在开始竞选前要提供1/3的祖产作为质押,如果贿选,丧失此等押金^①,另外罚款100金币;第3条规定:根据这一法律被判罪者如果证明是别人犯下此罪,则恢复原来的法律地位,但是不接受金钱的回复。^② 公元8年,颁布了同名的法律修正前法,规定如果候选人使用暴力,他将被放逐。

这个法律与以上14个反选举舞弊法不同,它属于元首制时期的。这一时期初,作为共和选举制度基床的百人团大会、部落大会和平民大会还在运作,所以仍有选举以及相应的选举舞弊,奥古斯都遂制定本法。它很可能是一个平民会决议。但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贝流斯(14—37年)皇帝把过去的长官由民会选举改为由元老院选举^③,导致《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不再适用于罗马,但自治市的官员仍由选举产生,所以,《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仍有适用空间。在内尔瓦(35—98年)皇帝时期(96年和98年),民会最后一次发挥了其选举功能,颁布了皇帝提议的《土地法》。^④ 此后不复有公民大会,罗马中央一级的选举制度寿终正寝,尔后不再有选举舞弊立法,《关于选举舞弊罪的优流斯

① Cfr. Johannes Gottfried Richter, *Ad Legum Iuliam de Ambitu Commentatio*, Lipsiae, 1744, pp. 52s.

② 《〈学说汇纂〉第48卷(罗马刑事法)》,薛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③ [古罗马]塔西陀:《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页。

④ Cfr. Mario Talamanca (sotto la direzione di), *Lineamenti di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Giuffrè, Milano, 1989, p. 409.

法》成为绝唱。留下来与选举舞弊类似的买卖圣职罪(simonia),即买卖教会职务。在东部由Leo皇帝禁止,并加以处罚(C.1,3,30a,469年)。

尽管如此,该法还是有许多创新。其一,创立了选举保证金制度。其二,考虑了错判的可能,允许被错判选举舞弊罪的人恢复原来的地位,但被剥夺的保证金和支付的罚款不返还,则匪夷所思。其三,改单一的罚则为二元罚则。对于贿选者,处5年的失能刑,此等规定比以前同类法律的规定轻缓。而对于暴力强选者,则处放逐。这样,依据选举舞弊行为轻重定罚则的轻重,比较科学。

三、简短的结论及推论

至此,介绍完了罗马人的反选举舞弊法,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总结了。

这些立法中体现出来的选举舞弊手段有:候选人穿白袍、集市日在公众活动地点拉票、进行选举性的集会、花钱雇追随者、花钱买票,为选民提供宴会和游戏、角斗表演、送礼、使用提名人、按部落分配节庆和戏剧表演中的作为、组成俱乐部出售选票、选举暴力等,凡此等等,都在Ambitus一词的涵盖范围内,它们远远超出贿选的范围,所以还是把它们统称为选举舞弊为好。这些行为中的一些附属于共和罗马的社情,例如追随者制度以恩主—门客关系为基础、提名人制度以奴隶制度为基础、角斗表演以罗马人的死亡文化为基础、为选民提供宴会和游戏以特定时期罗马的节庆制度为基础,所以,时代发生改变后,这些选举舞弊手段就成为历史陈迹了。不妨看看现代国家规定的如下选举犯罪:(1)多次投票;(2)虚假登记;(3)选举证件造假;(4)强制投票;(5)贿赂;(6)不法宣传;(7)选举组织者抛弃职责;(8)侵犯投票秘密;(9)否认接受了投票。^①它们只有很少的方面与罗马的选举犯罪相同,例如贿

^① Véase Juan Encinar, Francisco Fernández Segado, “Delitos y faltas electo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http://www.iidh.ed.cr/comunidades/redelectoral/docs/red_publica/Tratado/Delitos%20Electtorales.htm, 2014年8月1日访问。

赂和不法宣传。其他方面都不一样,甚至视角都不一样——现代选举法也关注选举组织者的犯罪,可谓换了人间。

这些立法中对于选举舞弊罪提出来的制裁有7项:(1)失能,失能的期间有10年、5年和终身3种;(2)死刑;(3)罚金(包括强令终身支付罚金和剥夺竞选保证金);(4)流放;(5)放逐;(6)禁绝水火;(7)没收财产。但不是所有的反选举舞弊立法都规定了罚则,它们是不完全法。现代选举法规定的制裁是:(1)剥夺自由刑;(2)剥夺权利刑;(3)罚金刑。^① 比较一下,发现今古规定差不多。选举舞弊诚然可恶,但罪不至死,现代法取消了死刑的罚则。

这些立法中对于控告选举舞弊罪成功者的奖励是赦免其先前犯下的同样罪行,此等奖励性规范似乎为现代的选举法所无。

罗马人关于选举舞弊方面的立法繁多,重复立法证明前法的实效性不强,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共和国末期最后一个世纪之中选举舞弊的情形的严重和泛滥。也造成了选举舞弊非常设刑事法庭的特殊性:一个法庭适用多个法律,而其他常设刑事法庭都只适用一个法律。

那么,在无酬制下为何人们热衷竞选公职?如前所述,费斯都斯说选举舞弊有贪婪与荣誉两种犯罪动机,诚哉斯言!就贪婪而言,在共和罗马,担任公职是进入元老阶级的门票,因为所有有谕令权的长官,在卸任后,除非有重大的品行问题,自动进入元老阶级,这是一个享有诸多特权的阶级。而且,卸任的大长官可以外放行省总督,那是一个搜刮钱财的机会,一旦得手,在罗马为竞选公职做出的巨大花销即可得到报销并收获红利。当然,对于想青史留名的人来说,担任公职也是必不可少的实现理想工具。试想,西庇阿若不当上执政官,怎么能组织几个军团把战火烧到迦太基解意大利之困,从而成为最伟大的统帅呢!?

上述反选举舞弊立法可以大别为规制百人团大会选举的和规制

^① Véase Juan Encinar, Francisco Fernández Segado, "Delitos y faltas electo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http://www.iidh.ed.cr/comunidades/redelectoral/docs/red_publicnea/Tratado/Delitos%20Electorales.htm, 2014年8月1日访问。

部落大会选举的,前者由而是规制大长官(执政官和裁判官)选举的,后者由而是规制小长官(营造官、财务官)选举的,明显属于后者的立法有《奥菲丢斯法》和《李奇纽斯法》,《佩特流斯法》和《庞培法》关乎前者。尤其是《庞培法》,基于它产生了一个在执政官选举中舞弊的案例。

早期的反选举舞弊立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披那流斯、富流斯和波斯图缪斯法》、公元前314年的《关于选举舞弊罪的法律》即是如此,它们体现了平民与贵族争夺政治权力、为此限制贵族的选举优势的愿望。确实,竞选运动尽管有违“有德者不竞选而赢”的罗马政治理想,但它是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正如一个长得一般的女人要靠化妆才能战胜一个天然的美人。但后来的反选举舞弊法更多地体现了贫富性,种种反舞弊措施大抵可以概括为限制花钱买选票,而君子固穷,他们经不起这样的开销,但国家又需要他们的服务,于是立法者必须打消掉富人的优势。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上文足以证明罗马有完善的选举制度,那么,能否得出罗马是民主国家的结论呢?这是一个史家经常提出的问题,我对此的回答时肯定的。尽管有人可能会说由于大肆烧钱的竞选制度的运用使罗马的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些政治家族的手中,因而把共和罗马的国家性质定为寡头制,但现代国家如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并未因此怀疑美国式一个民主国家。

人们通常把现代选举制度的起源设定在18世纪,其时,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上下院议员自由选举;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议员必须普选产生。这样的选举安排与罗马人的安排正好相反:罗马人选的是长官,如果元老属于议员,那是不需要选举就可得到的“职位”,而现代人选的主要是议员,除了一些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外,长官多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这样的差别证明古今选举制度基于不同的理念。现代选举制度的理念是代议制政府,这属于间接民主。罗马人的选举理念则是直接民主,政府的产生并不通过议会的中介。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我们不能否认两种选举制度间的连续性:例如,保民官创立的

秘密投票制度、奥古斯都创立的选举保证金制度现代选举法中也有,而且如上所见,两种选举法的罚则十分接近,由此我们总可以怀疑罗马选举法对现代选举法施加了影响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